

“绿皮”情思

在建瓯火车站,熟悉的上车广播再次响起。

熙攘人群在催促声中涌向站台,这里,一列火车与一列高铁并肩而立。火车一侧,老人们手提布包、肩扛麻袋,脸上挂着淡淡微笑,享受着等待时光;而高铁那边,商务人士紧盯手表、频繁通话,年轻人则刷着手机,生怕错过消息,对他们而言,高铁是争分夺秒的通途,等待都似在消耗机遇。

今日,我带着妻子、领着父母,拿着建瓯特产,准备乘火车回福州再转三明吃闰月饭。许久未归,我归心似箭。随着缓慢移动的人群,我们一家四口来到站台。

还是那趟绿皮车,再次踏上,熟悉与亲近之感扑面而来。车厢墙壁有些泛黄,地面油漆星星点点脱落却干净,空位子很多,显得有些空旷。孩子们甚至能在车厢里嬉戏玩耍。

父亲看着这场景,感慨万千。谁承想,这看似不起眼的绿皮车,当年是何等有名。那时,车厢里往往人满为患,能坐这趟车是种荣耀。

汽笛声鸣响,车轮“啞啞”声由慢到快,伴

着父亲的回忆,列车驶离车站,奔向远方。沿途风景依旧,山清水秀,历历在目。此刻,我觉得这趟车的硬座无比舒服,或许因它承载着我回家的殷切希望。车速渐慢,如耕了一天地的老黄牛,疲乏地拖着步伐归巢。

车子在汽笛声中缓缓停靠,熟悉的站台,“三明欢迎您”几个醒目大字映入眼帘。莫名激动与亲切涌上心头,宛若投入亲人怀抱。若你是初次踏足三明站,看到这有些破败的景象,或许会觉得它只是普通小城,那是因为你了解三明的历史。

三明站似饱经风霜的老人,见证着闽北重工业的兴衰。父亲年轻时,来到三明上京矿务局当煤矿工人。父辈在此落脚扎根,我也把三明视为故乡,情感深厚。

20世纪90年代,三明因浑厚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,成为福建省为数不多通火车的地方。我有幸见证了三明通火车的历史,先是样子丑陋称为“怪物”的拉煤货车,不久后,绿皮客运列车出现,这在当时的三明如爆炸性新闻,男女老少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整体落后的年代,火车

出现在小镇,如梦境一般。

犹记得,我三岁那年,父亲领着我们一家老小坐绿皮车回南平。我站在火车旁,打量着这个庞然大物,折服感油然而生。这趟车最早往返于鹰潭和厦门之间,1955年鹰厦铁路修建从外洋车站引出南平支线,三明站上下车人数最多,火车未到站,站台上就已排起长龙。那时,车总是人满为患,厕所里有时都会挤几个人。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在火车站,这个当时前卫神圣的地方,许多人坐火车出行,只为体验一下坐火车的感觉。南来北往,坐火车成了倍儿有面子的事。

每次坐上这趟绿皮车,我都倍感亲切,它像久别重逢的老友,像迎接孩子回家热泪盈眶的慈祥父亲,更像一部写满兴衰的历史传记。绿皮车或许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,它已不适合飞速发展的社会,但它留给人们的情怀历久弥新,那里有我太多儿时的美好回忆。

回家的路上,孩子让我讲绿皮火车的故事,我爽快应答。一家人朝着家的方向缓缓驶去……

(翁郑榕)

三伏

王晓辉

赤日当空暑气斜,
禾苗卷叶柳丝乏。
竹床卧听蝉声咽,
忽有雷风送雨哗。

咏莲

赵子阳

赤日焚空蝉噪门,青莲三伏破炎根。
翠盖擎天承玉露,红蕖照水浣云根。
濂溪笔底香生魄,楚客衣上月浣魂。
莫叹清芬难入世,濂溪笔底月长存。

八月的站台

陈先英

蝉声开始整理行囊
把高音留给下一场夏天
风翻开烫金的页码
一半是晒透的晴朗
一半是洪涝里的泥浆

我们坐在树影的折痕里
细数时光掉落的缕缕回想
七月存下的光
正好够为九月的站台买票

孩子们向前奔跑
窗台慢慢安静下来
把温柔写在新的坐标轴上
所有的等待都学会了
在光合作用里续航

秋天的第一杯奶茶

壁滑落,在她手背上落下浅浅的湿痕。“三分糖,加了芋泥和椰果。”她把其中一杯塞进我手里,指尖触碰到杯身的温热,像一股暖流顺着掌心往四肢蔓延开来。

路边的长椅还留着夏末的余温,我们并肩坐着看落叶打着旋儿往下掉。吸管扎入杯盖的瞬间,焦糖混着红茶的香气先漫出来。吸一口,温润的甜滑过舌尖,椰果在齿间轻轻弹开,绵密的芋泥裹着奶香,把秋凉带来的瑟缩都熨帖。抬头时,正撞见朋友嚼着奶茶笑,鬓角一缕碎发被风拂起。她抬手拢发,远处天际线正燃烧着夏末特有的、浓烈的橘红。

忽然懂了,所谓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,不过是个由头。真正珍贵的,是有人在季节悄然更迭的缝隙里,惦记着你是否适应这忽暖忽凉的天气,揣摩着你偏好的甜度与温度,在晚风

初起的微凉中,递来一杯温热的慰藉。这杯奶茶里盛着的,从来不只是奶和茶,是藏在日子缝隙里的妥帖关照,是让秋天突然变得温柔的理由。

杯壁上的水珠滚落在手背,带来一丝短暂的清凉。风再吹过,那温热的暖意却从掌心蔓延开来,包裹住周身。原来秋天的仪式感,从来不在“第一杯”的名头里,而在有人把你的冷暖放在心上,在寻常日子里,为你捧来一份刚好熨帖的关怀。后来每次喝奶茶,总想起那个傍晚:风开始微凉,可手中的温度却那么踏实,而身边的人,让整个秋天都浸着一种安心的甜。

(黄云燕)



秋天的第一杯奶茶,总带着点猝不及防的甜。

夏末的溽热尚未完全退场,傍晚的路灯却已亮得比仲夏早了些,将行人影子拉得又长又薄。

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秋日,手机在口袋里轻轻震动,点开是熟悉的头像在跳动,附言:“下楼,给你带了点东西。”

楼下树影里,朋友正举着两杯饮品。杯壁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雾,遇着秋风里很快凝成细小的水珠,顺着杯

童年老家 童年的梦

如此简单,却又如此纯粹。

随着歌声的继续,我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“每当放学后,肚子就咕咕叫”的年纪。那时的我,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回家,因为家里厨房里正飘出阵阵诱人的饭菜香。那是妈妈亲手做的红烧肉,肥而不腻、入口即化,是我童年中最美味的食物。小时候的我,总是盼着过年,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如此丰盛的美食,才能穿上期盼已久的新衣服。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饭桌前,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,那一刻的幸福和满足,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。

如今的我已经长大,为了生活离开了家,到外地工作。每当过年时,看着空荡荡的房间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。那种曾经熟悉的幸福和满足,似乎再也体会不到了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想起妈妈亲手做的红烧肉,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的欢声笑语,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

思念。

看着视频中阿姨最后说她想念妈妈了,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是啊,妈妈一个人在老家生活,我又何尝不想她呢?虽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话、视频聊天等方式保持联系,但那种面对面交流的温馨和亲切感,却是无法替代的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我总会想起妈妈的味道,那种熟悉而又遥远的感觉,如同微风一般轻轻拂过我的心田,让我心生暖意。

《童年老家》这首歌,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,将我和童年紧紧相连。它让我明白,无论走多远,无论长多大,童年的记忆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暖、最珍贵的宝藏。那些关于矿区、小伙伴、妈妈的记忆,如同一幅幅动人的画卷,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。每当我感到疲惫或迷茫时,这些记忆总会给我力量,让我重新找回前进的方向。

(黄德源)

